



種牛痘防天花

王肇槐編寫 邢光蕙插圖

中南人民出版社

書號：(中)0680

天花防痘牛種

編寫者 王肇槐

插圖者 邢光蕙

出版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江漢印製廠
(漢口江漢路20號)

1—6,000

定價(甲2)900元

一九五二年九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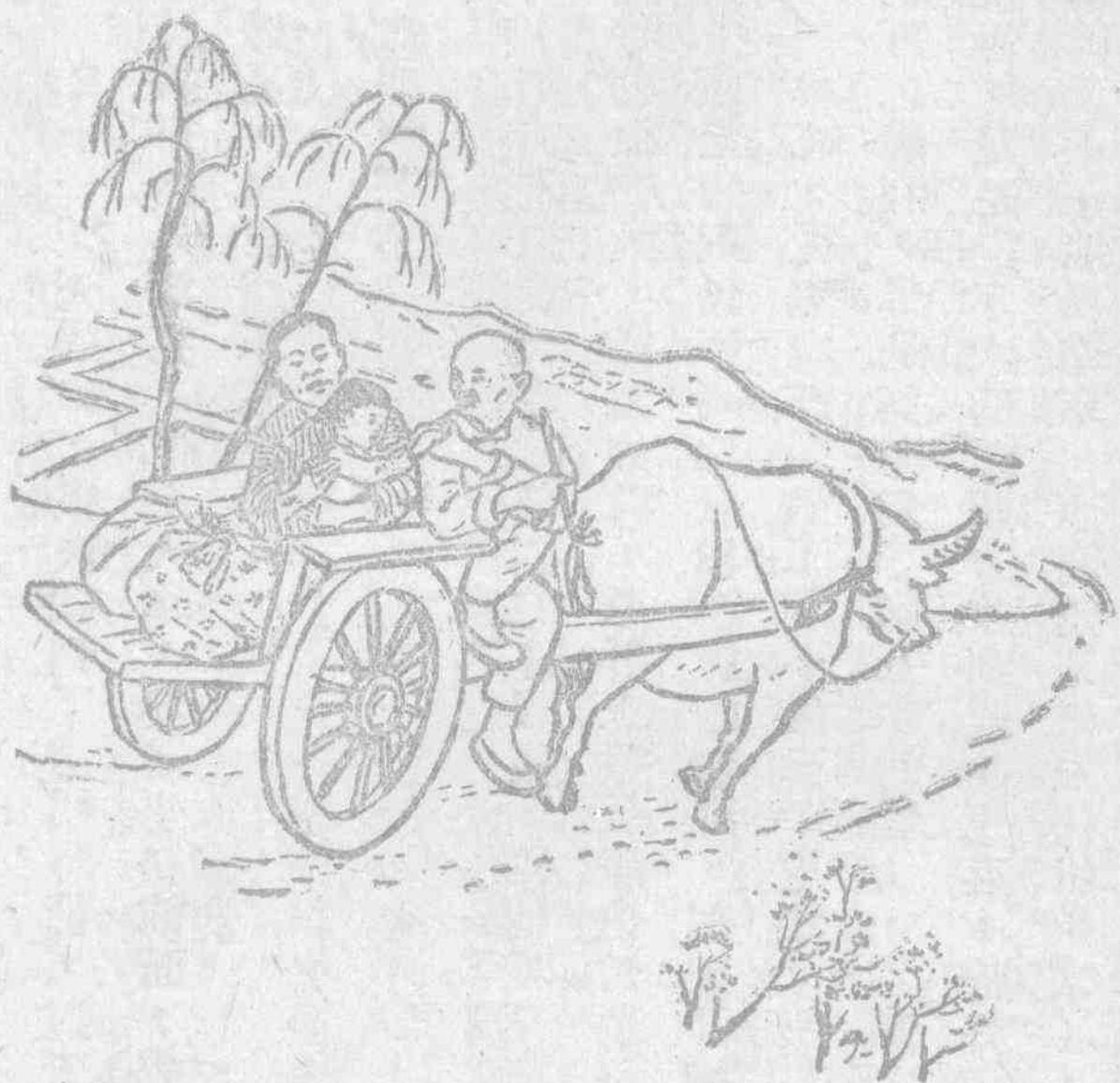
湖北省大別山麓有一個劉家莊，這地方山明水秀，阡陌縱橫，住戶約莫有八十多家，半數以上是務農的人家。

解放以前，在反動政府統治時期，劉家莊的居民從來沒有見過太平日子，地主剝削他們，官僚壓迫他們，不是抓兵，就是要糧，逼得家家戶戶，不得安生。刻苦勤勞的人民，起五更，忙半夜，吃盡千辛萬苦，結果還落得饑寒交迫，骨肉分離，那種年月，真是滿腔悲憤，有苦無處訴！解放以後，劉家莊的農民翻身了，現在他們都分得了土地，男耕女織，真個人財兩旺，豐衣足食，到處充滿了新氣象。

且說劉家莊上有一個貧農，名叫劉興發，年近五旬，膝下只有一

個剛滿六歲的兒子，名叫「彭年」。這個孩子生來就怪可愛的，爹呀媽呀喊得非常親熱，又活潑，又玲瓏，不到五歲的時候，就會幫助媽媽在地裏拾棉花，因此，人家一提到彭年，劉興發總是笑咪咪地摸摸鬍子，或者含着烟桿兒不斷地抽，好像這是他一生最樂意的事。特別是解放以後，劉家莊已經辦了一所初級小學，因此彭年就得到上學的機會，這樣，劉興發對於這個可愛的孩子就懷了更多的期望。

每年的『清明掃墓』，在鄉裏還是一件隆重的事，在二月花朝的那天早晨，劉興發聽見隔壁的張大爹說今年清明節是二月二十七，他就連忙向他的妻子趙氏說：『我們已經有多年沒有走過親戚啦，我想在今年清明時節到趙王莊去一趟，一來上墳，二來看看那邊生產情況，再說，彭年已經六歲了，也應該去拜望舅舅才對呢！』趙氏離開娘家多年，聽了這些話，自然滿口答應。



趙氏把兒子裝扮得格外漂亮，抱上大車，興發坐在前面，趕着牛兒，在黎明的光輝裏，向着趙王莊走去。

日子一天天過去，很快到了清明時節，這天一大早，趙氏把兒子裝扮得格外漂亮，抱上大車，興發坐在前面，趕着牛兒，在黎明的光輝裏，向着趙王莊走去。

二

劉興發駕着大車離開劉家莊以後，便朝着東南方的馬路上走去，這時朝暎初放，露水如珠，原野上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一點動靜，只有黃牛頸上的銅鈴不時地發出清脆的響聲，劃破了拂曉的沉寂！

本來，從劉家莊到趙王莊不過三十里地，快馬加鞭只要個把鐘頭就可以趕到，但是興發爲了顧及牛的體力，不願加以鞭撻，所以走得很慢，足足走了六個鐘頭方才到達趙王莊，恰好趙氏的兄弟金堂和老婆陳氏正在地裏鋤草，他們望見姐夫和姐姐來了，就連忙跑了過來，

金堂抱着彭年，陳氏拉着趙氏，大家多年不見，格外顯得親熱，邊走邊談，一起回到家裏。

趙王莊的西南方有一座娘娘廟，每年春秋二季，有些迷信『娘娘』的婦女們，牽兒抱女來到這裏許願進香，把孩子的生命寄託在泥塑木雕的菩薩身上。

趙氏回到娘家以後，有一天，村裏李二叔請趙氏吃晚飯，在吃飯時李二嬸望着趙氏說：『彭年長得這麼好是全靠菩薩保佑啊！你難得到我們莊上來一回，應該去拜拜「娘娘」才對呢！』二嬸這句話正打在趙氏的心坎上，當天夜晚趙氏回來就和興發金堂二人商量，要帶孩子上娘娘廟燒香，興發是抱着無所謂的態度，可是金堂却提出反對，他說：『我們村長講過，孩子是慢慢養大的，好像種樹一樣，並不是靠什麼菩薩，不要相信李二嬸的話。』

金堂的意見確實很好，怎奈趙氏迷信太深，接受不了，她終於獨斷獨行地把彭年帶到娘娘廟裏燒香去了！

三

話說趙氏自從聽了李二嬌的一番言語之後，竟不加以考慮，也不接受兄弟的意見，第二天就硬把彭年帶到娘娘廟燒香，恰巧這天是三月初一，上娘娘廟的人特別多，有燒香許願的，有做小買賣的，也有專門來看熱鬧的。趙氏還是十年以前到這兒來過，現在舊地重遊，格外高興！

大別山區人民政府特別關心人民健康，在中央衛生部發出三年普遍種一次牛痘的號召之後，大別山一帶的醫務工作者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爭先恐後地參加了這一工作，他們編成了二十幾個種痘小

組，下鄉替人民種痘，爲了集中人力擴大宣傳，這些種痘小組常常適應當地情況利用各種集會來進行種痘工作。

這一天，趙氏正在娘娘廟裏燒香，忽然聽見外面一陣鑼聲，就連忙拉着彭年跑出廟門一看，只見那廟外的廣場上圍集着許多的人，他們圍成一個圓圈子，當中擺上一張方桌，上面鋪着白布，在桌子的旁邊站着三個穿白衣服的年輕人，兩個男的，一個女的，他們的胳膊上都套着一幅紅袖章，上面綉着三個銀白色的大字，趙氏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就抱着彭年往裏面一擠，只見那三個年輕人正在宣傳種牛痘。

他們解釋了種牛痘、防天花的好處以後，接着號召大家說：『同胞們：現在不像過去了，人民政府是愛護人民的！爲了要保護大家的健康，讓大家好好地生產，舒舒服服地過太平日子，所以就製造了許多的新鮮的牛痘苗發給我們種痘組來替你們免費種痘，使大家都不出

「天花」，大家要明白種牛痘的好處，千萬不要推辭躲避，因為這是我們自己切身的福利呀！」

說到這裏，只見那個女同志把兩手向上一舉大聲喊道：『現在開始種痘啦！』接着，那兩個男同志就很快地從箱子裏拿出一些瓶子、盒子擺在桌上，這時周圍的羣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捲起袖子笑咪咪地向桌子靠攏，只有趙氏一言不發，抱着彭年向外就跑！

四

話說趙氏聽了那個女同志的宣傳以後，滿肚子懷疑！心想彭年自從出娘胎以來就沒有種過牛痘，也沒有出個什麼『天花』！現在已經六歲了，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何必再種那牛痘苗呢！再說，彭年今天已經拜過『娘娘』了，將來萬一有什麼災星，自有『娘娘』作主，



彭年今天已經拜過「娘娘」了，將來萬一有什麼災星，自有「娘娘」作主，還怕什麼「天花」！她想到這裏，就馬上抱着彭年跑出廣場，走回趙王莊。

還怕什麼「天花」！她想到這裏，就馬上抱着彭年跑出廣場，走回趙王莊。

一進門，就把在娘娘廟聽見種痘員講的那些話以及她自己抱着孩子跑出來的情形，從頭到尾，一五一十地告訴金堂，金堂不聽則已，聽了眉頭一皺，當下就埋怨姐姐不該逃避種痘！他說：『我雖然沒有見過「天花」是個什麼樣兒，但是我記得前些時我們村長講過，種痘好比防特務一般，特務是暗藏的敵人，他時時刻刻想破壞我們國家的建設，擾亂社會的安寧，我們要防特務，一方面要加強公安工作和民兵的力量，另一方面更應該結合羣衆，組織羣衆，發動羣衆來檢舉特務，嚴防特務破壞！只有這樣，我們國家的建設才能保證安全！同樣地，「天花」病毒也是我們看不到的敵人，它時常想侵入我們身體的內部，來破壞我們的健康，奪取我們的生命。我們要預防「天花」，

最可靠的辦法就是種痘，因為醫生說過，種了牛痘之後，我們身體裏面就會產生一種專門抵抗「天花」的力量，來防止「天花」的侵襲，因此，只有種痘才可避免「天花」的傳染！」金堂說到這裏，眼珠一轉，好像又記起一些很重要的話似的，於是接着說道：『哦！我記得村長還講過「種痘是不分季節的，無論春，夏，秋，冬都可以種，特別是在「天花」流行的時候！種痘也不分年齡的，無論男女老少都應該種，假如種了沒有發出來的話，必須再種，一定要發出來才能有效的抵抗天花病毒，種痘越早越好，遲了就來不及了。初生兒在臍帶脫落以後就可以開始種痘，最遲不宜超過半歲。』像彭年這樣大的孩子，如果照村長的說法，老早就應該替他種痘啦！可是過去我們窮人家的兒女不容易得到這樣的機會，現在可再也不能拖延了！常言道：「生子只算生一半，經過花兒方保全」難道姐姐忘了這句話

麼？」

儘管金堂說得有條有理，可是趙氏迷信太深，她把金堂的話只當做耳邊風，哪裏聽得進去！這時只見那趙氏兩眼一橫，氣憤憤地不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說兄弟年輕，不懂得養兒育女的道理！金堂沒法，只好罷了。

日子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地又過了十來天，有一天下午，趙氏和弟媳從山上打柴回來，忽然聽見隔壁陳家隱隱約約地傳來一陣陣哭聲，趙氏就連忙放下籮筐帶着彭年跑進去一看，只見陳大嫂的小孩子滿頭滿臉都是膿疮，半死半活地躺在床上，陳大嫂坐在旁邊哭一聲嘆一聲，趙氏不懂得是什麼病，當下就牽着彭年站在床邊，說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招陳大嫂安慰一番就回來了，想不到自己已無形地惹起了一場大禍，沾染了病菌。

且說劉興發本是一個勤勞起家的農民，一向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從來很少閒着過，這回來到趙家，雖說是做客，但是他天天總是幫着金堂在地裏幹活，非常起勁，不過心裏老是想着自己家裏的那幾畝水田應該是插秧的時候了，雖然他曾經向金堂提過幾次要回去，無奈金堂堅決挽留，一直住了二十多天，到了三月二十三的那天晚上，興發睡在牀上聽見野外蛤蟆亂叫，心裏越想越急，好容易等到天亮，就向金堂告辭，要和趙氏當天趕回去準備插秧。金堂夫婦那裏肯放他們走，大家扯了半天，興發不好意思，只好答應第二天動身。這一來，可把金堂夫婦忙碌了，他們爲了和姐夫姐姐餞行，跑到十五里以外的鎮上買了許多菜，魚呀，肉呀，擺上一大桌，大家邊吃邊談，說的是一些生產發家、勞動致富的話，直到月亮偏西，方才各自就寢。

興發、金堂因為多喝了幾杯酒，一上牀便呼呼睡着，正在昏昏沉沉的當兒，突然聽見房門一響，陳氏在外面不斷地喊道：『快起來！快起來！』二人大吃一驚！不知出了什麼事情？連忙跑出房來。

五

話說興發金堂二人在深更半夜裏被陳氏喊醒以後，大吃一驚，不知出了什麼事情，就連忙跑到後面房裏一看，只見趙氏坐在牀邊慌慌張張，彭年睡在牀上不停地打冷戰！而且還有些嘔吐，孩子老是喊着頭痛、腰痛和四肢痛，特別是腰痛得更厲害。翻來覆去，好像很難過的樣子，金堂用手去摸，覺得很燙，原來孩子已經發起燒來了！金堂再把孩子的嘴巴張開一看，只見舌頭上面掛着一層很厚的白苔，這時，孩子的呼吸表現得迫促，也不想吃東西，



大家眼見彭年的病勢來得這樣突然，而且又如此沉重，真是急得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